

每当晋北的天空飘落雪花，我总会遥想茫茫大兴安岭，遥想迟子建的故乡漠河北极村，那里是否也正飘着雪，雪花将天地落得一片苍茫。或者，挺拔的松柏在风过之时，掀起阵阵涛声，哗哗地地在人间演绎着自然的天籁。这时候，一支安静的笔，和着窗外的风雪声，在纸上划过，一笔一笔，焐热了自己心底的寒凉，也让遥远他乡的读者，听到了白雪和清风的诉说。她便是作家迟子建。

大兴安岭到处都是树，树是黑土地的精灵，无声地守望着世界的瞬息万变。它们的无声，恰恰是迟子建笔下最有力的爆发，而小说集《炖马靴》，是迟子建30多年小说艺术探索的一个浓缩。小说《逝川》中，鱼儿能流泪，替年老的渔妇吉喜抒发青春逝去的悲凉；《雾月牛栏》《一匹马两个人》中，普通的牛马富有神性，通了人的言语，能在善与恶、爱与美的角逐中，守护灵魂的纯美；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里，蒋百嫂的一曲曲歌哭，有些歇斯底里，可何尝不是经历了人生变故的迟子建自己对伤痛的倾诉呢。只是，一己的悲欢在众生的悲欢面前总是显得那么渺小。迟子建用温情疗治自己的创伤，也安慰了那些可能坠向颓萎之海的灵魂，而《炖马靴》这则短篇，则倾注了她对故乡林海雪原最深的感情。

1989年，迟子建出版第一本小说集《北极村童话》。评论家曾镇南先生在序言中写道：“迟子建的文学才华，几乎是附着在北极村的林子、菜园、江畔、木刻楞、马爬犁……上面的。她生养于斯、魂系于斯、歌吟于斯。她的那些写的最有感情、最有韵味、最有辞采的小说，都是这片北国水土的结晶。”曾先生慧眼识珠，当年的“文学新星”，日后果然成了著作等身的大作家。然而，不论迟子建后来写出多少优秀的作品，熟悉她的读者总会记得她初登文坛时的那部中篇小说《北极村童话》。读《北极村童话》，很自然地会想到文学前辈萧红，想到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。在我看来，迟子建一出手，便很顺畅、很自然地与萧红在文气

北极村的文学精灵

——读迟子建短篇小说集《炖马靴》

■许玮



上有了承接，并始终保持了一种写作底色：干净、清纯、温暖。因此，读迟子建的小说，总会不由地联想到萧红。

萧红的人生只有短短31年。尽管贫病交加，情感生活落魄，但有一个爱她的祖父，她的文笔始终散发着孩童的纯净和少女的情怀。迟子建童年生活在外婆家，北极村的风土人情、外婆无形中的文学启蒙，让她的写作自始至终带着童真的可贵，流露出少女的天真烂漫。从这一点说，迟子建和萧红相似。有些作家很不喜欢读者评论其风格像谁或接近谁，但却常常存在这样的像或接近。在散文《落红萧萧为哪般》中，迟子建写她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祭奠萧红的情景。她把红酒洒在一棵大树下，为萧红斟上了一杯岁月的沉酿。那简直是两个隔代的文学才女在对话。萧红一生孤寂漂泊，饮尽人间苦水，可能连喝一杯红酒的从容都不多，但《呼兰河传》散发的质朴和童趣，让翻开它的读者无不嗅到黑土地的味道，

也感到了家的温煦。有多少作家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耕耘书写，而萧红与迟子建这两位身处不同时代的女作家却异常引人注目。萧红和迟子建是东北的黑土地养成的两个隔空的文学精灵，只是，孤寂与病痛终没能让萧红完成理想中的作品，而尽情书写大东北乡情的重任，落在了迟子建肩上。在文学开掘人性的深度方面，迟子建早已超越了萧红，她比萧红更深入地揭开社会表层的脓包，透视芸芸众生的爱与痛。迟子建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融入了自己遭遇的种种人生寒凉。因为有过切肤之痛，所以，生离死别在迟子建笔下是那么让人揪心，就如同萧红叙写饥饿和漂泊。没有切肤的疼痛，文字永远也不会打动人。

迟子建热爱自己的故乡，所以她的作品始终有一个主题：故乡。她在一篇文章里说，“我的文学之路不管多么曲折，都有一个清晰的指向，那就是我的故乡，那就是我的心灵。”迟子建从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写作入口和出口，早期写

北极村，后来写哈尔滨，无不如此。光阴荏苒，哈尔滨几经变迁，早就是汇聚了苏俄风情的国际大都市。萧红和萧军当年艰难栖身的“东兴顺旅馆”早不在了，但苏俄风情的历史建筑留了下来，成为这座都市吸纳融合多元文明的见证。迟子建把这些建筑一遍遍打量，甚至每天都与它们擦身而过，《起舞》《晚安玫瑰》，这些地域风情极浓的作品，倾尽了她对生长于斯的故土的恋情。

任何一个作家都是饮故乡的水才出落成作家的，故乡的水土赋予每个作家不同的禀性，而故乡是每个作家取之不竭的宝库。北极村有的是白雪，有让城里人羡慕的波光潋滟的河流。一个与江河、雪花为伴的作家，笔下的文字能不干净、清冽又纯美吗？不管写何种题材的作品，迟子建从不离开故乡的风情。在获颁茅盾文学奖的仪式上，迟子建说了这样的感言：跟我一起来到这个颁奖台的，不仅是我，还有我的故乡，有森林、河流、清风、明月，是那一块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。承接了文学的血脉，土地和传统的营养便自由吸纳。迟子建是她故乡风物的文学代言。

从上世纪80年代初登上文坛，迟子建走了长长一段文学路。她的创作高产又高质，但既不是百米赛道上的冲刺，也不是跨栏时的速度与激情，而是在文学的跑道上不徐不疾，悠然自得。一个作家，难免不受时代的影响，也常常容易被归类、贴标签，甚至还有作家会被冠以“嫉恶如仇”之类的名，但迟子建没有。她安静地写，写故乡，写黑土地的白雪与河流。她有一支魔术棒一样的笔，但又无法让评论家和读者简单把她归类，她也无心把自己推向文学潮流的尖儿上。这是作家本人的可

贵，文学的底色因之而更纯粹。何谓人生的修炼？化茧成蝶的蜕变是修炼，在原野静候一颗种子发芽，亦为修炼。曾有人说，迟子建的作品太过温情，温情得像是故意躲避这个世界的污秽、不公与抗争。不过，喜欢迟子建的读者又总被她作品的温情打动。生长于极寒地带的迟子建，目睹了大自然的沧桑变幻，经历了人生的寒冷，不但没有让她的笔带上霜雪，反而给这个世界书写温暖，让读者从她的笔端感到这个世界于绝望中透出的希望，于悲凉中焕发出的光彩。神交好作家，就像与心灵的知己相遇。经历了岁月苍凉的迟子建，携着文字的温暖，像一位隐身于白桦林中的精灵，带我们在极北的严寒中跋涉欣赏，并不断地送来文学的关怀。

记不得谁说过一句话：每个作家都有生活，但并不是每个作家都驾驭得了生活，并把它写得精彩，让人激赏。迟子建做到了，这是她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。1964年的元宵节，一个取名“迎灯”的女孩降生在漠河北极村，可能村里的父老不会想到，这个女孩日后会成为一颗文曲星，是提着灯盏，为人们烹饪文学盛宴的文曲星。每个人，从降生之日起，造化似乎冥冥之中已经有了安排。在看不见的时间和空间里，人，各自走着各自的路。或许，这是命里的注定。迟子建有一篇小说取名《逆行精灵》，而她，不正是文学国里的精灵吗！伴着极地的白雪和月光，迟子建从容地建造着自己的文学城堡，不紧不慢。文学要的就是这种不紧不慢。

晋北的冬天，没有漠河北极村那样的大雪，也没有松花江岸让人一见倾心的雾凇。正因如此，文学的风貌因地域而迥然。晋北的野酸枣、山药蛋养育着晋北人的憨直与粗犷。逢到雪落之时，逢到有朋友说漠河那一带又见到久违的极光时，我便想起了迟子建，想起她家乡的潺潺溪流、桦树杈子，还有冷得让人牙齿打战的寒冬，当然，更会想起迟子建精灵般跳跃的文字——那些温暖直抵人心的篇章。

高扬美丽失败者的人的价值

■方怀银

魏晋风度、竹林七贤总是令读书人所欣羨，其长啸清谈、服药饮酒、赋诗弹琴，给予世人生活的另一条路径。鲁迅先生那篇著名的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，让很多人对于彼时那些人有了半解，进而迷恋。一个在当时文士圈中声名显赫的人、不愿亲近权势靠自己打铁谋生，给其当助手拉风箱的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，这样的打铁场景古风盎然，令人神往。这两人就是嵇康、向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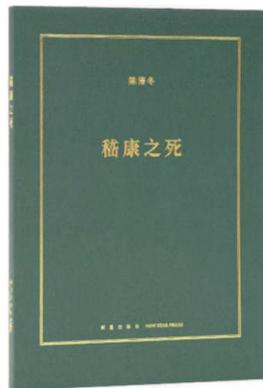
嵇康作为曹魏时期有名的思想家，竹林七贤文士集团的核心人物，负文名、擅音乐，是当时和后世文人中精神旗帜式的人物。在曹氏和司马氏争斗的险恶政治环境中，如何取舍、如何出仕进退，成为一个士人在生活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，甚至会关系三族的性命。嵇康选择了出退，不

事王侯，当起了铁匠。作为一个有文化理想的人，他坚定的理想主义生活态度、独善其身的努力、浊世佳人般的洁身自好，以及“请以先觉语将来之觉者”的文化自觉，都不为当权者所容忍。其入狱后三千太学生上书朝廷请以嵇康为师，最终以“负才乱群惑众”之罪招来杀身之祸，成为一个美丽的失败者。

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是学术著作，但作者陈滯冬先生的行文却很严谨，在相关史料考究中努力接近真相。比如，从其《家诫》一文中告诫子孙不能强迫别人饮酒，如果有人来劝自己饮酒，则应当有所把持等，分析出他与当时的阮籍、刘伶等沉迷于酒甚至有极端怪诞行为对待生活、对待生命的态度几乎截然相反，让读者看到嵇康理性的一面，也消除了混杂在竹林七贤

名号下的误读。是书以嵇康为主线，从嵇康与阮籍、嵇康之死、《广陵散》、竹林七贤等四个篇章，探寻了其成长的环境、学问的传承、因何而死、《广陵散》的由来与流转、竹林七贤传说的产生与历史价值，重新定义了嵇康，作为音乐家、哲学家、铁匠、崇尚“义”的侠义之士。这样一个极为鲜明的形象，增重了嵇康之死的历史价值，“成就了他允称中国文化史上最伟大的失败英雄的地位”。也许这就是他死后声誉更盛于生前之原因。

“历史本来无所谓真相的，后来的人们都是在历史中寻找自己想要看到的东西。”由于历史的选择，中国的古典文本中，人的精神并没有得到彰显，人作为人的价值是被掩盖和牺牲的，一代代的读者都被实用主义的思想所规训，也就造成了



《嵇康之死》
陈滯冬著
新星出版社出版

成王败寇的评价成为主流，审美需要是非常次要的考虑。陈滯冬先生是位书画家、艺术史学者，从少时读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25岁登龙门山寻嵇康足迹到中年听管平湖先生弹奏的《广陵散》录音，“就觉得自己应该为他写点什么”。历40余年的孜孜践行，他从历史中看到了嵇康作为人的价值，最终用这本小书向嵇康致敬，高扬一个美丽失败者作为人的价值。